

集部

鄖溪集卷十二

宋　鄭獬　撰

狀

乞罷青苗法狀（案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竊見青苗之法朝廷非不丁寧不欲强民而使其自便也故臣奉行亦不敢强以率民牓於諸邑召其所願請至於累月而無一人至者此其所以不願也明矣常潤蘇秀類皆如此近自提舉官入境所過諸郡方以次

支散且將及杭州杭民聞之皆相告以為憂張牓累月
而無一人願請一日提舉官入境則郡縣吏相希合舉
民以與之此非强民而何是豈朝廷立法之意兩浙方
今荒歉處處食糟溫台大疫十死七八將來豐凶未可
知兼為增和買絹及置場市絹商賈阻絶物價不登若
更散青苗錢則取於民者毋乃太甚乎民得數百錢隨
亦費盡不計後日之輸納苟納之不足則陛下若貫之
邪必期於盡取也必期盡取則非酷吏苛法不能行於

是鞭撻纍錮以督之則將見徹屋廬賣妻子計甚窮則棄鄉里而逃矣當此之時陛下安忍以飢羸之赤子加箠以求債邪若緩而不理則是朝廷無故捐數百萬緡於糞壤間虧損國用亦非細故未覩青苗之為利而其害已如此宜其天下之致論多也臣初不論奏者以臣在杭必能為陛下守立法之意不敢强民以徇時令既易守青州方將去此而提舉官到且與諸邑合議而行臣實不忍杭州之民將有無辜而陷刑網者所以不能

自已也伏乞陛下指揮兩浙路如已散支處則依條施行未支散處特賜寢罷庶使一路疲民遠沾聖澤臣無任傾竭待罪之至

乞罷兩浙路增和買狀

臣檢會本州和買絹自嘉祐已前歲不過二十萬其后歲有所增今所市乃二十八萬每疋給錢一貫文省及収斂之際下户輸約不迨催科人吏頗有倍費已為煩撓去冬發運司以為兩浙罷糴民間乏錢將以通民用

遂又增市十萬每疋給錢一貫一百文省凡兩浙一路共增五十萬又於本州富陽縣置場收買五萬新城餘杭窊頭曹橋各數千臣一州之地不知所出絹幾何今官所取乃四十四萬疋又有正稅絹二十餘萬疋如此是杭州之民盡不得衣帛發運司又謂絹多難出令本州酌中立定絹價許民情願納錢去歲本州蠶不登今年亦薄蠶出既少新絹必貴若將來定價每疋不減一貫數十文足始以民間乏錢遂散和買以濟其用及其

斂也俾納絹價取其贏錢是以惠民為名其實窺小利而已今民輸絹一疋費錢一貫二三百文足既不可使輸又變而為錢亦宜然定價過於本錢不免有誅剝之議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民間謂之錢荒若納絹價亦不易出兼本路飢饉官出廪米賑救温台之民或至相食其將何物易錢納官臣以為額定和買二十八萬即合依舊送納所增十萬疋只令納元錢一貫一百文省其富陽等處置場並宜停市不惟臣之一州兩浙諸

郡類皆如此伏望陛下憐念疲民特賜開允如臣所奏下兩浙一路除逓年合行和買外所有發運司增買絹數更不立定絹價許令百姓只納所請元錢如願納絹者亦聽其諸處置場收買並乞停罷

論冗官狀

臣竊見言者患入官之冗故有省任子之議臣輒條其一二者昔之兩制至宰相正刺史至節度使歲補一人出入特恩不預焉今二府郊祀則補二人兩制及正刺

史而上一人是省於舊三之二矣帶職貟外郎至諸司使以上舊郊祀一人今兩郊祀一人是省於舊已半矣昔之遷官以三年今遷以四年及其至可以任子時已六七十矣人而至六七十其心覬一子承家豈不惓惓可憐哉今誠再省之恐太刻薄有以傷陛下仁愛之心其猶有可省者嬪御而已或有一二而不在此也雖然患入官之冗者奚不擇焉而後仕令無黑白一槩以入官雖有司試以格詩類皆倩人兹與不試同如欲省任

子則莫若有擇焉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伎或以策略每歲二月集于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必少而所取者才子弟各相勉强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一人不試而得入官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及其世禄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是不才而已又何憾焉臣又以臣下至病

耗不欲去者顧禄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宫觀留臺監榷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錢皆勿奪俾終其身病耗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閭里待次累年俸錢亦不絶也縣官何惜一二十千錢俾之得以禮而引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於貪贓酷吏一有所犯此可終身勿令仕兹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吏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人之奏論定其可

者焉伏候進止

論縣令改官狀

臣伏見引見磨勘選人内有六考者多被黜不得遷官羣議未能厭服蓋六考選人悉係舉縣令初仁廟時患縣令非材不能通曉民事故詔用薦者三人方得選令令滿三考無過咎又用薦者五人已上乃得轉京官以其為親民之任故差減其考第有出身通為六考無出身通為七考皆得磨勘其他選人有出身七考無出身

八考方許磨勘蓋縣令者已經兩次薦舉共用舉者八人比之常調已為精擇令不問舉令與不舉令有出身與無出身應七考已上一槩得選遷官如此則有出身舉令不如無出身舉令若有出身六考不合改官即無出身七考亦當罷去二者相形殊為未平大抵選人自入仕至磨勘雖成六考通計待闕及候磨勘引見最速者已十年稍為差跌則至十五二十年近雖蒙聖旨更令候二年無過犯令與改官則在任二年及其待次又

須三四年方可改官州縣吏動有罣誤萬一纖過在身則又改官無期是縣令者於選人中最為不幸如此則孰肯求為縣令洗手奉公為陛下愛養赤子者但隨衆養資得及七考者自可轉官此非奬勸良吏之意也然臣不識陛下之法向有汚累者亦復改官是豈陛下欲賞罰之大權顓於已俾天下若不可測度者乎則臣未見其善若賢能者不待次而舉罷不能者不待次而廢此當持之不可以假人故天下憁然而歸服焉若選人

磨勘乃有司之成法法行已久天下信之一旦不先告
而臨時變更茲豈能服天下之心哉州縣之間固有賢
豪竒偉之士陛下方且兼収竝采不宜壅遏之萬有一
賢者被黜則所失多矣今選人六考者決知不得改官
故多謁告居外不敢引見以待陛下之盛澤臣欲乞陛
下且依舊法凡舉官合選格許引見者竝與改官所真
選人均被聖澤臣之所言縣令者親民之官朝廷優待
縣令者乃所以為民也則陛下何惜一京官不為民乎

論定武臣遷官條例狀

蔡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近蒙降到詞頭除東上門門使果州團練使李定爲遥郡防禦使臣雖進草竊恠議者藉藉不已熟究其然誠爲濫寵何則諸司使副在祖宗朝例無磨勘天聖中方許四年一遷至昭宣使止閤門使副四年一遷至容省使止皇祐中擴行始有定員不得溢數近時横行遷者以謂員既有定則更授以遥郡及諸司使遷至皇城使者又惜昭宣使不除亦授以遥郡但恐數十年間帶

遥郡防禦觀察者比比皆是則所顧者小而所失者更大正任團防有十餘年不遷者觀察使有終身不遷者心覬其遷則謂非有戰功則不可平時息兵從何而求戰功哉朝廷愛惜名器如此之重何為遥郡則接踵而授人計之自刺史累十二年便可至觀察使一日有横恩解其使名即為真拜豈重於彼而獨輕於此邪屬者劉永年為團練使十餘年以邊任方除防禦使既除而言者指為非是於時即行追罷今定團練使纔四年以

磨勘轉遥郡防禦使又四年則遂為觀察使非濫寵而何宜議者之不已也此弊不可遂長於此猶可以為救宜詔兩府更定武臣遷官條例使淹速各得其叙以革前失如欲定之此授亦宜追還庶幾清朝官無幸位

論免丁身錢狀

臣任荆南府日江陵枝江縣人户正税外有丁身鹽麴錢此錢自高氏以前增出無名横賦真宗時雖曾除放而二邑餘數尚有存者兼本户人丁多已亡没只是催

科户長及地鄰人均陪代納臣尋究本末頗得詳悉兩曽仔細條析事理敷奏乞行蠲免雖蒙朝旨追索勘會至今未見施行兼聞湖南北及諸路亦有似此丁錢未經除減今陛下初踐祚正是推恩布澤之時欲乞檢會臣前來奏狀特賜詳察與行除放

論安州差役狀

伏見安州衙前差役最為困獘其合差役之家類多貧苦每至差作衙前則州縣差人依條估計家活直二百

貫已上定差應是在家之物以至雞犬箕箒匕筋已來一錢之直苟可以充二百貫即定差作衙前既已充役入於衙司為吏胥所欺縻費已及百貫方得公參及差着重難綱運上京或轉往別州脚乘關津出納之所動用錢物一次須三五百貫又本處酒務之類尤為大獘主管一次至費一千餘貫雖重難了當又無酬獎以至全家破壞棄賣田業父子離散見今有在本處乞丐者不少縱有稍能保全得些小家活役滿後不及年歲或

止是壹兩月便却差充不至乞丐則差役不止蓋本州土人貧薄以條貫滿二百貫者差役則為生計者盡不敢滿二百貫雖歲豐穀多亦不敢収蓄隨而破散惟恐其生計之充以避差役以此民愈貧差役愈不給雖不滿二百貫亦差作衙前一丁既充衙前已令主管場務或有差押送綱運則又不免令家人權在場務其正身則親押綱運及本州或有時暫差遣則又别令家人應副是一家作衙前須用三丁方能充役本家農務則全

無人主管兼家人在場務生疎動是失陷官物及界滿
則勒正身陪填近時朝廷雖罷衙前而綱運役次猶不
減則見充衙前者其病愈甚本州最所重難者紬絹錢
綱其入京錢綱或可直給與衙前名保約以日限許令
直便入京送納其轉江綱運風濤遼遠動經半年則許
令真州發運司送納真州别附綱入京如此則所費稍
得減損重難滿日亦許作分數指射不係酬獎酒坊或
三五名併作一處以為優饒其已經一次衙前者亦乞

立作年限方得再差兼自來條貫衙前與免科配及本户税皆納本色而本州科率折變並亦不免亦乞令後與依條施行臣所親見止於安州訪聞湖北一路類皆如此欲乞聖旨下寛恤民力所令差去湖北路臣寮子細相度裁定其場務利害獘自州縣亦乞令就本處訪聞擘畫以從寛簡謹具狀奏伏候勑旨

進絶極注周易狀

易與天地俱出而隱於視聽之表伏羲始鈎而得之象

之以卦經文王孔子然後其道益完以顯故其為書最
古最為宏衍幽深魁卓而不可窮後世學者雖終身窮
攷而欲究其奧極常患不至故其注釋者比他經為最
多如康成之博學其所解經莫不傳於世至於注易則
學者所不齒晚乃有王弼者自弼而降有陸希聲劉牧
此最可稱道然弼為義多老莊無用之説希聲削文王
孔子繫象而著以已説兹非罪人耶然其注差勝弼牧之
注本沿蹈於希聲而又益以茫昧荒虚不可究之象數

茲數子者俱不免於詆訾則宜說者之不息也臣伏見其官强力積學深於易義致思十年别為注解斥諸家之浮雜抗聖經而獨騖包羅大義横穿直貫其有高處超然出於學者之意外臣實惜其堙鬱而未能光明於世輒令繕寫編成五册共一十卷謹隨狀進呈乞下儒臣看詳特賜施行庶幾傳經之士有所開益矣

繳陳汝玉詞頭狀

令月二十八日中書送到原州司戶參軍陳汝玉除奉

禮郎致仕詞頭臣竊知汝玉本成都術士因近臣論薦遂授原州司户參軍已爲優幸今又許上殿從容賜對復授以優秩外庭傳聞莫不謂非蓋其所學不過言災祥而已設使億中又何補於治今巖穴負奇之士欲少望陛下之清光遠如天日乃不如一術士自草茅而來遽得引對又加之恩誠恐四方觀聽有以謂陛下輕公爵好小數所損不細欲乞陛下追還成命以厭輿議所有詞頭已具狀繳納中書訖

論舉遺逸狀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祕閣皆命之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獲再舉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向之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罷之夫所舉謬則宜坐舉者令釋舉者不問而并以罷薦士是豈理邪今間年以進士擢第者二百餘人其所失者不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恠一為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

習熟之久而敦遣特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娼嫉者間之也臣以為敦遣者正所以兼收竝采網羅遺滯者也不宜因而就廢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葢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預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預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竝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别為

一榜命官入仕則與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則却乞於進士數内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伏望聖慈特令近臣參定施行

論求遺逸狀

臣兩奉詔音俾推舉可任繁劇及過累沉廢之士此陛下思得天下賢豪竝采而竝用欲使朝廷内外遂無遺材真帝王之舉也然猶有未及者蓋亦有布衣士竒材

異行逸於網羅之外則不宜遂濶畧而不收臣欲乞陛下復詔兩府及内外大臣自待制已上武臣自觀察使已上各舉一人轉運使提刑獄於本路各舉一人其所舉不須專名一行或經術博通或節義明著或智謀足以達事變或辭學足以通古今或高才不羈而有負俗之累或隱德自晦而鮮當世之譽至於兵鈐武畧縱横之家咸得以聞俾薦者明言其所長候到京師則各隨其所長而試之量其高下而授之官無能者賜以束帛

而罷或有謬舉則令御史彈奏如此則草萊之間又見得遺士矣比之策試方畧則為清舉如愚言可采幸陛下行之

薦李抃狀

伏見前隨州司理叅軍李抃皇祐中進士及第嘉祐二年因父阮毆殺佃客於時抃請納出身及所居官以贖父罪朝廷遂減阮罪免其決編管道州後來累逢赦令已放逐便而抃至今廢官已十五年不得齒仕路臣竊

謂阮之殺佃户其法當讞奏亦得减死而所贖之罪止免真決今來又已逐便則抃之純孝亦宜褒貸不可遂廢終身抃見居襄州履行益修鄉里高其義前後近臣及本路轉運提刑知州累有薦論惜其沉廢未見収采如陛下復抃一官不惟振舉淹滯兼足以厚風化於天下臣今同罪保舉堪充牵復陞擢任使

薦汪輔之狀

臣伏見守京兆府法曹叅軍前充陳州教授汪輔之進

士出身累舉南省國學第一第二人奏名及應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策試已中選為臺官沈起妄有彈奏遂
不蒙朝廷推恩後來累有前宰相侍從臣寮知州轉運
使論薦其人材通學博該練古今經術文藝為世稱伏
名迹彰著近三十年而剛介廉正不能趨附遂致陰纎
之徒憎忌排陷昨因丁父憂日復遭知陳州王贄羅織
百端誣陷及置院推勘並無顯過特蒙依衝替人例施
行合入遠官退居累年衆所憤惜天下遺材淹廢之久

無復甚於此者臣今保舉堪充館閣校勘及編校書籍

國子監直講

薦隨翊吳孜狀同錢公輔奏

臣等伏見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隨翊將作監主簿吳孜並以文行著稱鄉里昨來本路各敦遣以聞其隨翊即獲就試例得授官仍令守選今已經兩次霈恩同時被命及守選者並已補吏而去獨翊盤桓未就銓調近聞淮南及本郡咸有薦章乞就除一官其吳孜雖不

曾赴試而朝廷亦以其行義之高特推褒澤近亦有臣僚乞召為國子監直講茲二人者臣等實知其經行修明久滯場屋既被一命且未得仕進殆非朝廷始議敦遣之本意也欲乞賜甄采並與特除一差遣庶幾國家招徠遺逸將以用其實不獨為空發也

薦劉摰管師常狀

臣伏見江陵府觀察推官劉摰為學開敏所守醇正觀其器能必須遠到昨因朝廷選擢文雅以備館閣如摰

之材不見收采臣甚惜之欲望陛下稍賜進擢俾充三館編校或國子監直講及見本府教授進士管師常講學為文動有師法履行明著士人共知累舉不第實謂遺才臣欲乞依敦遣人例特許召試授以一命緣臣在荆南日熟知二人之所為茍不如所舉臣甘伏罔上之誅

薦陳舜俞狀

右臣等伏見國子博士知鄧州南陽縣事陳舜俞學術

政事見稱於時在仁宗朝應制科策入優等而至今淹屈尚在散地衆論惜之臣等備位禁林思有補報竊謂如舜俞者在於聖世實為遺才欲乞早賜召還處之臺閣以備器使干冒宸慈伏深戰慄

薦陳求古狀

臣伏奉勑舉官一員堪充錢穀繁難任使者臣竊詳敇意蓋務求才能之士將加器使至於文章高行不適於時用者咸不預于此今臣所舉駕部郎中陳求古實有

才幹臣之所熟知在通判以上少有及求古者然與宰臣曽公亮沾親而求古為人剛方未嘗歴權貴之門與公亮雖親知聞其不甚協好若以宰臣親戚不舉則臣誠惜求古之才堙鬱淹倒終不得徹於冕旒之下欲望陛下許應詔書俾之引對委以煩劇必有能名如其敗事臣甘罔上之誅

薦錢公輔狀

右臣伏奉聖恩召充翰林學士已稱謝訖緣臣於嘉祐

八年內與天章閣待制兵部員外郎知鄧州錢公輔同日除知制誥次年公輔以封還樞密副使王疇辭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首尾四年兩經恩霈方遷鄧州而臣已被采擇入登翰苑在臣之分實有未安公輔辭學登科俱在臣前志節堅方勇於事為論事得罪原情可恕近西掖缺員縉紳竦望以為宜當還職於今寂寥未聞詔音欲乞陛下赦過用才召還舍人院依舊供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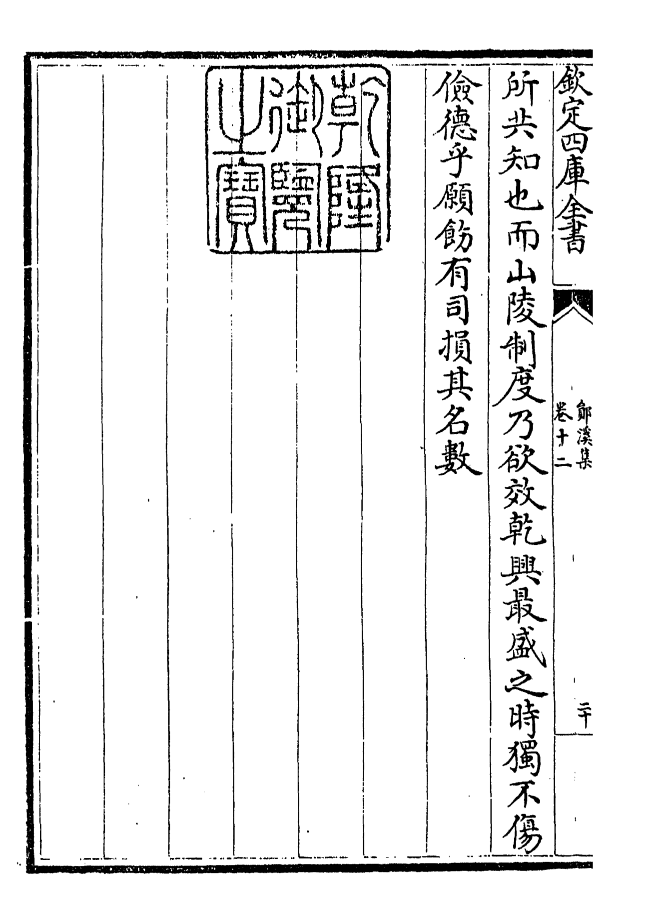
舉張司封自代狀

臣竊見司封郎中知福州張伯玉冰玉挺操浬之不緇錦繡摛文老而益壯顧丹心之雖在益白髮之已衰獨遇明時宜登近緻如使少攄底蘊獲奉清光必能辨對鬼神副陛下前席之問思頃河海應陛下倚馬之求臣實非材不及遠甚

論減仁宗山陵制度狀 案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今國用空乏近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

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
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鄖溪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永治

謄録拔貢臣吳士英

鄖溪集卷十三

宋　鄭獬　撰

劄子

知開封府劄子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爲治甚好百姓便之臣内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祇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旰不敢久對是以私懷鬱塞恐悚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

勉强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嘆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繇逮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特陛下何不使條臣新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爲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

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亦必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姦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爲黑以是爲非附已者進背已者斥分布朋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

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茍得之幸當退者無私嘆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聱私言使天下曉然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伏候進止

論責任有司劄子

臣聞舉天下者繁治之則難周簡治之則易通此理然也凡天下一日萬幾事陛下必欲手挈而縷解之不亦難爲力乎此陛下所以御朝至日旰或不暇食不避苦寒酷暑之凌薄曉夕不得休息而二府亦焦然相駢聚而議其文牒之判字日不足則斂而歸諸私第至薄晩闔扉乃出至於繫安危之大計則又何暇賜清閑之對君臣從容講摩于都俞之閒哉此其故是所以繁治之

也是陛下未嘗明職分而以賞罰責下也故羣有司之事則取決二府二府之事則取決陛下如此則上愈勞而下愈不治大綱愈廢而小目愈繁從何而得優為之哉昔舜謂禹曰汝作司空平水土契為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五刑有服各任以職而舜無為若舜者可謂知為君哉唐太宗謂房喬曰公為僕射當助朕訪賢材比聞閱牒訟豈暇求人乎若太宗者真能責宰相哉臣以為天子者宜以安危大計責二府以庶事廢置責羣有

司凡文治委之東府武治委之西府俾其定議以聞不得取決於上陛下畫可而行之行之而害天下則定議者受責於羣有司之事不得取決二府據理以行行之而害於事則有司受責故上所治者彌簡而下所治者彌專簡則易舉而明專則不勞而通則萬事有所歸矣臣願陛下先詔二府凡事之叢冗不繫於利害者一切省之今歸於有司可專而行也二府之事省則俾之專慮以謀國慮之不精謀之不明行而害天下於是黜而

去之提大柄以臨羣下此至要之術也則陛下不勞髙拱乎嚴廊之上以觀乎天下之治與萬民共承無疆之福豈不休哉

論知人劄子

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莫不震動抑鬱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躍者以爲自天禧以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擄祖考之宿憤快四海之公議則孤立特出之臣可以出氣以髙

眠於天地閒矣然而慶於始者未必不憂於後見於微者未必不昧於著今進退之柄在於宰相無雄傑跋扈之志竊取其柄以植私家故陛下一日攝而歸已此不爲難而所以爲難者乃在知人昔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則自堯而後愈爲難矣今賢不肖雜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焉能探其肝膽而辨其真偽乎辨之術則莫若試之凡陛下所得士未使遽賜褒擢如曰我能治民則且試之治民如曰我善治財

則且試之治財如曰我善爲禮則且試之爲禮如曰我善爲樂則且試之爲樂凡其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有效羣臣以爲然未也大臣以爲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如其不然則宜黜之賞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則其知人者豈不爲難乎既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之事去矣昔者秦始皇自侈以爲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黥乃

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亦以爲天下無賢及唐太宗之起而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今天下之廣豈無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乃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宜用其所長在三司者則宜擇錢穀吏尹京者則宜擇通政事之臣在御史則宜擇强毅之臣在侍從則宜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夔禹

之賢而不能無二事況以庸庸之才而欲兼天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爲官擇人而爲人擇官惟履踐之多則爲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以未能沛然也今天下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召之使論其事而觀其所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爲如此則人焉廋哉

論用材劄子 案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以爲今之急務莫急於得士士之材不材必試而後

見臣觀陛下勞於求賢而疑於任使有兼采之名而無必用之實故天下治功未能興起者繇此乎夫求士必於其賢者其人苟賢矣進言曰某士可用也陛下乃以爲未又參訪之他人他人以爲非也則陛下沈豫徃復終疑而不用也以疑心而欲覺天下士安得豪傑之徒犇走而盡力哉昔魏文公謂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比來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不察其原而使讒佞得行也陸贄亦謂德宗求才不如

武后時非徒人薦士亦許自薦而德宗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此皆世主疑於任人之弊也然而陛下不能遂用者豈聖意恐用非其才而招四方之指議乎故必審訪其真偽直須材而后試之如此則其擇愈詳其失愈遠矣何則人非美爲安能飽衆人之口蓋有愛憎忌疾者厠其閒以仲尼之才將用於齊其勢易進也而晏子一言遂逐之况幽昧一介之士欲求遇於天下之主其勢至甚難也而不知幾晏子

攢頰而議是以天下士絶望於陛下而相與爭馳於大臣之門其志豈遂甘於背陛下哉蓋附陛下不如附大臣附陛下則不得用附大臣則得用其參據於要地者必多於陛下之所自擢其某人爲某門下士可槩而數也此陛下不能自信舉而棄之以資大臣之黨耳然而陛下用人而不精亦復何患乎天下之指議哉陛下之所持賞罰之柄者將焉用之昔之舜與鯀皆四岳之薦一爲聖人一爲凶人而堯且用之以四岳賢者也不用

且恐失士及其試而績不成於是舜起而誅之是堯舜之進退豈不明白哉苟賢者進言曰某士可用陛下何不隨其所長而用之圖其新不計其素録其長不責其短兼收而并用之則天下豈有遺材如其有成績則賞而進之有敗事則罰斥之至於所舉陛黜亦如之不過數年其進而在上者必敢實材力之士其退而在下者必空疎躁妄之徒則又孰敢以虛名不材者以欺陛下哉

論河北流民劄子 案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竊見河北之民自去秋以來相携老幼皆徙於南方纍纍道途迄今不絶不知幾萬户兹非細事也臣詢得其繇或云以歲饑無食或云地震不得寧居或云河决失耕業或云以避塞河之役臣參考以計之若以歲饑則百十年來豐凶常事何昔之凶年猶得安居而今遽為去計乎若以地震則震有時而必止雖暫有不寧猶宜未至棄本土而去若以河決則恩冀德博罹害者宜遷而真定邢趙非河所累則又何為而輙去若以河役

則朝廷已有詔罷而遷者至今不已由是言之蓋其原起於唐州之開曠土而成於河北之謠言何者唐州官吏冒賞貪功遣牙校齎牓於三邊招誘户民十有餘年於是三邊始有遷民及去秋地震其父老皆言真廟時地震遂有澶淵之役今地復震北人又將擾邊矣如何不為引避加以歲凶河決於是相牽連而大去之夫民故愚而無知一人摇之百人酬之一鄉之間但見南徙者衆故相隨而亦遷即詢究其所以遷之理則不出前

之所言是彼亦未能熟較利害但云南方㲉賤有𡟟土可爲生耳若然者豈得縱其流亡而不爲禁止乎河朔去歲雖被灾而諸郡亦有秋穫之處民間未至横衢路而餓死易嬰兒以食借使令之有寒餓不能自活者雖縱而之南無害也至於中户以上乃連車牛負囊篋驅僕躍馬其資足以爲養者又何爲而不禁止端使流離而南徙乎屬者朝廷雖屢敕本道安集而至今去者如故此蓋刺史縣令有不能者無方略以安之耳朝廷誠

能深責刺史縣令俾之從便宜務令安集勿令中户以上隨衆而遷刺史縣令有不能者則亟令監司舉劾别選有能者代之刺史縣令知懼則庶乎有爲可以禁止矣或云遷者不可止止則餓死或急而爲盜爲患浸深臣以爲寒餓者聽之去可以自資者留之今河北亦有常平粟未曾賑發宜舉以貸民令冬宿麥得雪向去收成則民復安堵矣無聞河北便糴官價殊高豪民亦有藏粟邀價者及官配糴甚急而粟價愈貴若便糴配糴

宜一切罷之如又貸以常平粟則民閒得賤粟可以自存矣或者又謂河北之民久離兵戰生息既繁遂不能相養譬之舊爲家十口有田二頃今田不加多而增口爲二十還值凶年故析其食口就粟南方適得其宜矣此又非通論二十口之息豈能一日而具何前日猶能相養而今日遂不能乎夫民者重遷如刺史縣令有安集之術則孰肯棄墳墓去親戚鄉井而輕爲流民乎以此又知刺史縣令不爲朝廷養民也北方之人乍入南

地不習水土向春必生癘疾伏願陛下嚴立科罪下提刑轉運司責在刺史縣令隨宜處畫必令存留無得縱令流移庶幾河朔不爲墟矣幸冀陛下留神特賜裁察

請駕出祈雨劄子　案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竊以首冬已來久愆雨澤旱氣相薄屢發火災乘此春温恐生癘氣雖陛下焦心引咎夙夜祗懼天地四方靡神不禱霈發德音解釋纍囚肹蠁無應未見嘉澤下民狼顧實亦不寧臣欲望陛下暫飭鑾駕近幸神祠躬

自度祈以表誠至必有美證期于旦夕況陛下宅憂踰年不出禁闥京都士民想望天表俾之一聞清蹕瞻見咸顔民心感悦天意自解甘霈之來或可符應臣不勝拳拳

策問

問平西羌策

問西羌之桀驁昔嘗擾邊集數十萬之師以逐之僅得其槖弓而請命然彼之慓兵健馬亦以殘喪而不支矣

故自慶歷以來不復為盜曰者擅殺邊吏歲朝不貢固為有罪矣而羌酋方殁其弱子未能為國累歲旱饑部族攜貳我因其內屬之衆遂城綏州儻以偏師乘之鼓行而前則漢唐之遺壤席卷而可取兼弱攻昧此乃其時如欲因而撫之立其嗣子貫其顓殺不貢之誅結以仁德則綏懷之義亦不為失不然則責之以慢禮絶而不通謹邊備以禦其來則可以省金繒之賜不然則俾之屈膝匍匐割地而內附則亦足以示吾中國之威是

數者奚策而可古之有大事謀及庶人況纓弁而列朝者耶宜較其利害而悉著之聊以觀子之發云

啓

國學謝解啓

猥彼甄收衆爲指議慄然驚汗浹於愧顔本朝濬古治源樹學敎本揭丕天之大律震不世之休光玲瓏人文黼黻象類蒸於和氣則爲慶雲景星發於和聲則爲黃鐘大呂爍乎萬俗陶於一坯孕周育商掃唐雜漢號爲

盛際若先古初閒仍詔於丘樊率與廉於郡國劇轂四
起攝袂交趨英英朱鸞而來自南冏濯濯白麟而遊彼
靈時相望賢俊並騎星辰殆此較能蓋寡中度嘈然如
金石冥冥乙乙者時有純音蔚然如蕭萊翹翹煌煌者
始為靈草去之太半得此幾希不其才難茲乃公進以
李廣之才氣孰謂無雙若杜牧之文章止得第五況某
者拙不曉事技無他能誤釋耕耰猥誦詩禮有一簞食
則足以無飢有一頃田則足以為養乃希前烈強竊名

途兩睹天子之清光累玷有司之優等青冥一跌塵埃
十年予豈著於空言天或降其大任老當益壯未爲窮
人令不得侯猶是故將日期一戰取先諸公銳於敢爲
實犯不避獸既困而愈鬬禽曾傷而自驚巨鼇何知固
有靈山之在上騏驥已老甘爲駑馬之爭先尚賴恕明
過辱題品引置上列增激懦心自顧甚明苟得爲幸此
蓋伏遇某官長育材類佐佑聖謨掄所不能陰與爲地
援於稠衆俾預貢書炳炳乎燭之以虹蜺之輝浩浩乎

濯之以江漢之潤䟦然短步企于絶蹤譬木之生培之植之使乎茂如金之鑄鎔之磨之期於成被賜厚深銘心報塞劬劬之懇罔知所戴

謝及第啓

程能駛晷交勝一時之功唱第明庭獨據衆材之上拜恩書之優渥佩賜服之光華寵數疊臻震惶失措國家三靈擁祐四聖重光憲古掄賢暢文陶俗總無四代之法跨越兩都之風首善于京摩民以義郡學縣校士舉

可以三物興家塾黨庠人皆足以四科效用時爲數歲之限一日須深諮之行由郡吏計偕至省會集閱赴廷中千人而下雖十僅去三舉海內萬計之中而百不收一況復裒然選首擢以掄魁豈徒角能否之間實惟繫休戚之大宜當閒出士類挺生世賢副上意忠孝之求慰衆人名實之望如某者拙不曉事才無他能緤官組以世嬰親士倫而幼勉鍊精心術陶冶性真敎不知求常虞于路捨資非自得舉昧于逢原亦常沈冥乎六經

端懿乎百氏雖登高自下僅止學山之丘猶是勝非不入向墻之戶曩希仕進浸就科條幸緣勸駕之甚勤始預品題之最末聯國子倅薦登揭板之書居方物先兩被充廷之貢顧惟羈蹇分已棄捐復偶詳延益思奮起差名禮部魏過考秀之門頒藝宸庭還踐尊賢之地天威下懾文氣內殫盡揚子之深湛困枚生之敏疾固當引退敢倖甄收何意召對中宸倡先羣雋夫揚王庭之下震虩稠人之中奏御千篇盛踰于漢室論功一等首

議于鄭侯夫何極陋之生濫此獨優之選積薪居上雖
亡用人之譏傴僂升高已多指項之笑循涯思越溢量
知盈此葢伏遇某官協暢帝猷計安天步盡中材而樂
育窮物色以訪求致此僥徼假之殊特敢不勵修身檢
畏遠官瘝強鼯鼠之短能奮鴟鳩之累翮言無已顧公
不家爲庚盡愚衷仰酬大造

上知郡郎中啟

右某伏念閩諠素高趨塵獨晚猥緣署第繫此瘝官歟

然向德之深慨若臨風之嘆曽是冗墮益缺裁修竊自省心日惟忍愧適南風之長養自公食之逶迤護以神明納之百福恭惟某官沉心善照至數旁通英英乎朱鸞之翔翽翽乎靈芝之秀而自騫翔膴仕震耀昌時進蘭省以飛榮佩虎符而更治齊方五月已報于治成漢用九卿即期乎次補謹具狀伸問尊候

上交代趙資政啓

伏審懇辭政府出鎮侯藩豈惟慰遠俗之心抑亦為儒

林之辛恭以某官爲朝元老實世寶臣富臯陶弼諧之謀守伊摯純一之德進必顧義孰知軒冕之爲榮退以奉身將與湖山而自樂露章得請引紱遂行矧茲武林旁連仁里鄉老攜壺而屬道邑令負弩而前驅未違北闕之清光已浹東吳之和氣載惟碩植久累洪鈞屬承授節之初復預交符之末新政必舊尹之告甚愧于無知前失乃後事之師庶資于改作望使旟之甚邇履賓所之有期企悚欣愉無任屛營

賀駙馬王太傅啟

伏承講求世勲尚以王姬之貴登榮賢德寵之國伯之崇遜仰光華伏深忭蹈某官才猷端亮儀度嚴深抱德美以和明富文華而炳蔚載加帥鉞坐鎮邊防行期簡在之知别御重榮之渥疊煩音貺中切感誠

賀機宜趙學士啟

伏審席寵明庭校文內殿伏惟慶慰某官餙躬以法造道有原繇文章以策榮沉機籌而應變會課登最剡薦

文章密簡懷材延登近職惟麗正圖書之府乃天子禮樂之司實資講求以備顧問寵光茲始柄用有階馳慶牘以未遑辱長牋而爲貺祗懷謙厚益用兢惶

賀判寺蔡少卿啟

伏審寵進卿曹任專理寺哲人當選庶獄倚成伏惟慶慰其官才卲彊明謀猶端直主上方嚴于簡注憲章有賴于平反民在哀矜用臯陶不仁者遠刑惟欽恤命甫侯訓法于輕此足以厚德澤之風仁生靈之命行期遠

奮廣厭羣情愧馳慶之末遑辱飛音之先至感銘之極忭躍攸深

賀定州知府滕侍郎啟

右某啟伏承超拜懋恩就加寵秩伏惟歡慶某官材周於物術造其原自更職於劇司常有功於當世國家以中山重地朔北大邦襟帶乎一方節制乎諸將自乃威名憺物無復不庭雖夫侍從急賢顧誰宜代尚稽入輔之嚴召特進二卿之極聯更俟膚功以光柄用某雅深

眷盼喜有褒榮嗟賀染之未遑愧誨題之已及西行寢晩北路早寒伏覬保順少符依誦

知荆南府謝啟

茲者恭被明綸徙諧南服凌跨江漢之遠回繞吳楚之衝已及夏交獲承官乏伏念某資性底滯與時闊疎誤排翰墨之塲偶入英雄之彀觀書藏室嘗接武于雋遊視草紫垣遂連袪於法從徒以早鍾鉅痛奄失先疇家貧因寄於皐橋葬遠未歸於蜀郡況茲羸質屢困沉痾

恐溘先於路塵遂不克於大事刳心露奏昧死請行煩鈞造之敷陳獲詔言之開可載惟南楚古號王都士風頗醇民訟甚簡蠻獠安其巢穴爭競息乎里閭幸日力之有餘庶叢事之可畢茲蓋伏遇某官冀宣孝治斟酌化功通物情之大原遂人子之至願俾守荆渚仍近故闗三月有期冀漸圖於兆域九原可作亦永荷於洪恩

又知荆南府謝啟

露章車府得請楓宸佩南郡之左符掩重湖之絶壤殊

多私便實冐洪恩伏念某技無所長材唯甚下自直圖
書之府即攀英俊之邦如仰高山嘗自慙於不及若遊
朝霧頗爲潤以尤多屬以先域未完旅攢猶寄援松林
而灑血揩漢水以馳心頒治使藩俾圖襄事遂領荆州
之守榮甚會稽之行緬惟故關實居提部事偕願得感
與愧并伏遇某官登聶辰猷將明國論激相先之高義
推逮下之深仁曲致孤根往諳要地盡護一道兼領百
城奉以周旋顧朞年之可化得蒙餘惠庶遠日之可圖

謝知制誥啟

寵章不次弱植無能佩大賜以若驚沸羣言而可畏竊以古之詔令主于文章明如星斗之光動若風霆之震于周則召公吕侯之制作繼有訓言于商則仲虺傅說之謨誥發爲雅詰辭將事稱名與實偕故讀湯誓則赫然見神武之奇勳讀洛誥則斂然識太平之偉績溢于目而不惑貫于耳而不疑鼓舞四方斡施萬類以至羸老扶杖而往聽蓋思美化將成悍卒揮涕而竦聞即知

太盜之易破宜得名世之傑用掌代天之言片辭足以
參造化之機折簡足以奔夷狄之命不容幸位以竊勢
榮如某者本出寒鄉誤攀時俊與世聱牙而不入信已
𪷗蒙而獨行原憲甚貧樂道久甘於藜藿馮公善敗收
功僅得于桑榆遂緣科甲之優獲綴朝紳之末神經祕
牒竊窺東觀之圖書積粟流金豈副大農之心計訖無
補報空廢歲時值柱史之缺員許螭階之入侍惟能謹
其日月豈足斷乎是非常執簡以自慚思投紱而引去

忽趨嚴召俾預試言禁鼓傳呼而屢移給筆停綴之不暇奏編莫入俞音朝行遂直紫垣妄司綸詔錫之以組綬之服副之以金鱗之章喜動親堂榮傳里巷茲爲峻選實出殊恩豈無伏龍鳳雛之遺英尚嗟于泥滯亦有金馬石渠之舊德空老于策書環視惷愚坐生震慄此蓋伏遇某官協心天緯秉正國維巨滇靡閒于鰭鯋零露不遺于蕭艾提攜末路度越稠人一盼之榮篤足可追于逸驥一言之重蠅聲遂掩于黃鍾廓偉量以爲容

坦公塗而與進致茲寵數驟及東求惟當畢力訓辭勵

心忠勁少圖來効仰答大恩

鄖溪集卷十四

宋 鄭獬 撰

書

投卷書

竊惟耕者不可一日而廢耒耜工者不可一日而廢繩墨士君子之道豈可一日而廢學哉然則耕者之不廢耒耜是必良於為耕彼雖有百金之伎不願以耒耜易之則終其身為耕而已矣工不廢繩墨是必良於為工

彼雖有百金之田亦不願以繩墨易之則終其身為工而已矣士君子之道貧賤必於學富貴必於學況以百金之間而遽然易哉是亦必終其身為學而已矣某旣以治學進干於時天子賜之上第及其補吏來亦不敢廢所守讀書講道時就筆札作為辭説非其性然蓋猶耕者之耒耜工者之繩墨乃其職耳日月之間遂盈巾衍擇其可録者纔得十軸旣薦之於吾君其可得以沈酣漸漬乎簡策之間而不治他能以力學為專然其所

作意陋辭拙索然無膏澤之容譬夫菖蒲羊棗其何足以備公鼎之正味亦或有嗜之者耳伏覬原其用心而略其干涜之罪不勝恐悚

劉舍人書 敞

适者某以進士較試於天子廷下是時閣下以文章論議被選爲考試官得某之卷獨以爲可冠羣進士諸公或難之而閣下爭曰此文似皇甫湜今朝廷用文取士爲朝廷得一皇甫湜豈不善也於是諸公不能奪而竟

處為第一他日放榜士大夫籍籍皆傳道閤下之語如此其始聞之則愧曰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討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如某者望退之之門不知幾百千里則安敢望似皇甫湜邪既又自喜曰某學文舉進士十餘年而未嘗有以文章期之者又恥以緺軸自鬻於貴人之門意謂雖舉世

不見知則亦何病脫有一人能知之則勝於舉世之常人見譽今乃始遇閣下知之其得不發平生之積憤而爲快喜者哉然而世之譽人者多矣或以其禮卑而迹疎謬爲好辭以慰安之或私於附己欺於人而過詑之或苟相諛悦而漫美之此皆未足以爲精賞而公言也至於某之見知於閣下則方在糊名較試雜然於羣衆之中閣下不知其誰何直愛其文而遂稱之其不爲精賞而公言者邪某也何足當之由補吏來閑隙無事時

亦頗覽今古之得失著為辭説今編成一軸謹附於門下以獻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閣下既已知其言矣顧徐觀其所為而終始之不勝幸甚

滄州張守書 存

某竊拙不偶兩黜廷下世俗聽聞業指衆笑嘗所交往者皆解臂而去之雖其素所餘者一跋一俯或揺足而上下憫憫默默亦自信其連蹇顛躓不復有立於世矣飛帆遊豫章進謁麾下而明公一見之咨嗟賞激許其

遠到且勉且慰渠渠不已使仆朽之枿坌然復有發生之意雖古號知已無以易此夫物之表乎外然後著其內精識之所先也故騏驥之異肉鬉虎脊汗或沫血伯樂易知其為駿足楩柟之榦撓雲參天匠石易知其為嘉材也吐氣如白虹下氏易知其為美璞也發光衝牛斗雷氏易知其為良劍也如某者文不耀於世行不作於衆聲采未嘗落明公之耳辨論未嘗發明公之前不知明公從何知之此某之所以服佩感戢之無量迺者誤

入科甲亦嘗具謝幅及署吏兗邸日思通記快道胸中不勝怫鬱之懷而慢惰輒廢至於今日先荷明公惠教罪戾愈久愈厚幸明公終賜之

史館劉相公書　沆

近者客有自都下來傳明公拜章願賜郡去意甚確某聞之起立慨歎輒用誇於座曰賢乎哉劉公果不茍於進也人之辭斗升粟靳靳有不忍色況捐宰相印乎或曰然劉公衷於請邪其漫為之也某應之曰不劉公明

決軒闢豈若翦翦者陽著其讓而陰固其利邪或者出某伏思之曰明公一時而罷上意必不爾也不爾則且留且留則明公實貯夷齊心其何能自辨於天下是果中或者之料而某亦為之譁笑也雖主上公天下用而不能遂明公之私而明公可不牽主上意因之不果行也故輒進鄙言以干下執事伏惟明公垂聽焉夫自有君臣來即有宰相宰相之顯無如周公周公嘗難其位矣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負大聖人之才

誅商之業與焉可謂安且牢矣而召公疑之管蔡叛之蹤前跆後挈挈而東召公賢也管蔡親也賢與親而不知信況愚陋且疏賤者乎敵穹穹者易撓也赫赫者易滅也據高憑峻其不有伺望媢嫉者乎以周公處之而難則繼周公者欲久固利之愈難前日大丞相出亳而明公恬然不摇者非朝廷闔舌帖帖以伏明公也其意方在亳亳已行則好言者固將以明公市名矣雖堤捍補塞用以無恐而萬一僅有毛髮隙漏人得乘而攻穴之亦

足爲累事固有出無形而不可逆備者有之矣茲豈明公不能自辨哉明公一辭而不獲則願再辭焉再辭而猶不免則願三辭焉期於有得而後已不宜泯默遽以自罷也苟上意必堅而不得請則明公觀天子即位來豈嘗有不去之相固不然也惟明公果於一退無成好言者之名而無中或者之料則某之爲人之所譏笑固不較也從之拒之在明公所擇

運使王密學書贄

某晚生官治外不當横語他事又未嘗趨伏麾下以望

拜光采孔子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某輒有言者迫

於悃至猶之救溺不暇取佩玉之節也伏惟明公矜恕

焉明公繩墨所畫徑繞數千里地以吏補者莫不檢絜

濯礪以暴其所長於此有人焉掌書記趙唐康介幹敏

更吏事指摘弊病動中其根穴究訟處法特為審密慕

中賴焉特其家苦貧毋老髮白登科十有四年扼不得

進最為窮屈日覬改一官以豐旦夕養而被薦者有缺

一二今晝二歳滿即明年三月當罷又恐明公一日趨召遂委之而去此所以尤為汲汲也某誠惜其美材丹渥不施故敢外官治而進焉夫嘉穀生於腴田無不遂楙長大者至有槁落不得秀以實者蓋人力有所不至焉今唐誠嘉穀也且處明公之腴田而尚未能自奮者意亦有人力所不至云耳此在明公一引臂耘而漑之既使其槁落而得就於實因擭畜之以備囷窖之用則唐也兹必有補於門下矣辭不充意恐悚以俟進退

發運使王司書 鼎

某始學為進士時即聞賢老先生稱誦明公之徳自恨未能一識光采如咸池大韶瞥入聾者之耳而不得趨前以觀其傾想向慕當如何也幸待親來楚適明公駐斾山陽乃得履幕下布席賜之坐温乎其顔其可親也棣乎其言其可樂也誨指周切如十年前舊出門下而被教育者至於以采賢擇善為報國此益見明公之用心萬萬於他人昔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以

樂正子好善也且使孟子而在聞明公之言其將吐飧投杌起而抃躍又豈特於不寐者哉茲愚陋益所以稱歎悚服之不暇惟明公早膺大用推此心被天下使一世遂無遺材而不獨伸於東南十數人而已某不勝慺慺之願

石屯田書 略

環陳之地西華為庳邑東瀸宛丘南瀆商水窾然為大窾六河蟠貫畫溝如奕道累日視按亦頗窺其閾如積

雨脉注旁大水猥至齧堤而逸溝與河通漫數百里積為大川此非人力所捍雖井溝不能泄入適見此故以為修之為無益也然至其雨已止旁大水復循河而落則田中有停水得深溝亦趨於河不為留蓄雖見稼或不收而後日速得就耕大水大旱不常有尋常積潦得濬溝即入河此豈修之為無益哉其所疚者蓋一歲大較功廣夫狹茍欲滿其數又督視不謹故庳者補之不厚堙者決之不深不厚則易潰不深則易積潰者無以禦積

者無以歸需其自涸乃可耕此與不修同今若計之實
功且急其害深者修之他宜一切斥罷以遲再歲如宛
丘宜鑿古溝其生溝可罷古溝上有源下有歸古溝濬
則田潦不須生溝而可泄西華宜完河堤其他溝可罷
今歲水病根於河溢又以嘗鑿溝較他邑頗濬自可通
以是角之則似或有畔矣夫不見其實而逆斷是否人
之通病居齋而談楚之楚則審矣足下今之楚矣而損
書教誨及之甚善且試觀此議以為如何三兩日亦歸

可能來境上同歸否

代人上丞相書

里語有之有車可以踰太行有舟可以絶吕梁貴人不可以義干豈其然哉太行吕梁天下之絶險處也而峭崖峻壁之顛危將以摧吾輈洪濤巨浪之奔駭將以破吾楫貴人之門有同有異同則夷狄猶堂上也異則堂上猶夷狄也豈與太行吕梁為比哉某以義干相公者也惟加察焉某老大蹭蹬雖不足比擬然與楚國太夫

人有啟學之親用此為自進計伏念自相公進用以來今二十年矣內外宗族姻婭之家下至伎人醫師走趨之僕皆得以蒙巨蔭易短褐被朝紳而仕矣豈止是哉坐於廊廟之上凡卿大夫百執事之人角其才賢而進之侁侁然佈於朝廷矣陰陽和風雨時則草木魚蟲鳥獸之類亦皆蒙厚澤矣豈今太夫人羅氏之甥不得被德哉羅氏之後止令供奉一人而已次則某也行年五十餘髮已半白雖至七十能餘幾日所以勤於一命之

榮者將逃死於寒餓之域耳尚何望於起家顯大哉相公得不哀之乎昔者靈輒餓於桑下趙文子哀而食之文子非有賢於靈輒耳直以其欲餓死而食之今某亦非敢妄託太夫人之親牽強以希進直以桑下之急以叩相公願相公急食之不則委棄溝壑於此時相公雖欲為之力亦已遲矣至於論報盛德則願附於桑下之士

御製狄公祭文序

熙寧元年五月戊寅上御延和殿西上閤門使狄諮以職事進上曰若之先父青有勞於國征南之事亦有遺書存乎宜盡搜其所有以聞諮即以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進上覽之於是拊髀而歎息思雲臺之故將今不復見也乃發乎昭回之光披而為文遣昭宣使入内内侍押班張若水持上尊大官之饌即所居祭之上曰圖中見乃父遺像恨不及識之如聞當時亦有讒之

者朕爲惝然諮頓首再拜謝臣謹按青在仁宗時奮於戎馬間捍西羌連取奇功及爲樞密副使於時峒蠻儂智高出廣源州以驚南徼屢擇名臣以往迄無成績賊鋒瀰漫繞邕廣數千里民舍無遺堵天子側席而謀疇議將臣青即進言小醜猖獗請爲陛下平之天子歎其忠乃以大將軍鈇鉞出行天討旣就道下令諸將毋得亂發兵裨將陳曉輒率所部出崑崙關與賊戰軍覆青以軍法誅之諸將皆震懾不敢後遂至邕敗賊於歸仁

鋪賊窮蒔海而遁進青以樞密使久之有飛語不復自
辨遂請解機軸而去天子加賜丞相印出莫淮揚明年
遂薨齋其謗言殁於地下矣方夷狄之暴横公躬提桴
鼓厲三軍於鋒鏑之間北面以報功世皆稱其忠勇及
解甲而還邊境無所事或者起而攻之而世亦未能盡
辨也及上親為製文以祭之又以一言明其讒則青之
功烈表表明白亘乎無窮而不可磨其平生鬱積之氣
齎之於九原者亦已爆然破壞矣於此之時仗鉞之臣

冠鶡之夫伏讀而傳誦之莫不竦首頓足却立而四顧思為國家横戈擐甲爭先以鞭撻四夷足雖未馳而憤勇之氣已衝薄乎瘴海之南與大漠之北矣詔且欲侈大君之賜明先臣之烈於是刻之金石表於墓次俾夫來者觀之不待鐘鼓玉帛之賜而有以勸之矣熈寧二年正月初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外郎知制誥鄭某謹序

文瑩師詩集序

文瑩師自荆州訪我於鄖溪之上出其所為歌詩一巨軸方予之躬事先壟攬㳙松下而未能盡閱也及茲北歸道出白雪闗蒼山峭立左右如連壁溪流其下聲不絶耳行之凡三日累一百七十里乃盡因得馬上盡觀瑩師之詩得其佳句則必回復而長吟竊若么絃獨若孤翻遂與夫溪山之靈氣相扶揺乎雲霞縹緲之間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淵之為行役之勞也浮屠師之善於詩自唐以來其遺篇之傳於世者班班可見縛於

其法不能閎肆而演漾故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予嘗評其詩如平山遠水而無豪放飛動之意若瑩師則不然語雄氣逸而致思深處往往似杜紫微絕不類浮屠師之所為者少之時蘇子美嘗稱之欲挽致於歐陽永叔以發其名而瑩辭不肯往遂南遊湖湘間今已老矣其詩比舊愈遒愈健窮之而不頓使子美而在則其歎服之又何如也瑩字道溫錢塘人嘗居西湖之菩提寺今退老於荆州之金鑾荆州無佳山水又鮮有知之者

安得携之以歸吳俾日吟哦於湖山之間豈不遂其所樂哉

送方元中序

聖人之教明其性分而不强人以所不能孔子之門可謂多賢矣而皆不得為孔子乃有七十人者又有十人者十人之賢又別之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知聖人之道大且周而能并容成就之而不能遺也故顔淵之性仁教之充其仁而足矣仲由之性義教之充其義而

足矣子貢之性智敎之充其智而足矣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其此之謂乎然而顔淵雖性於仁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柔懦而不治者矣仲由雖性於義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暴悍而自用者矣子貢雖性於智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夸譎而不制者矣故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譬之爲器者丹則磨之角則醳之金則冶之埴則旊之物雖不相同

各期於成罷而已矣今元中頎然有壯氣喜遊於賢傑間既舉進士黜於有司乃曰吾聞東南有佳山水世之皦厲奇跱汙世而不市者多遊焉疑其有賢老先生伏其間其可以師友之剔去邪雜而充吾之不足者謂之如何予聞之而喜且觀其論甚高而行意甚壯而以元中之資性近乎有義者故舉是說以贈之如果能踐予說則異日元中將廓然偉然其為能義人也必矣

送連君錫分司歸安陸序

連公分司之歸安陸予有以謂之賢也葢賢夫世之有歸者焉世之有老且病目眊而耳塞至不能落筆署字者則有歸焉貧懦不治或落勢茍避以脫者則有歸焉家厚禄庳得不足以補失者則有歸焉猶蔪蔪不忍一決以至於老且死因抵罪而後罷去者豈連公有是哉連公年六十齒髮利完非以老且病也處官廉與僚友上下如季孟無絲毫可怪者非以為貪懦不治也家甚貧官為外郎尊夫人春秋高無可歸之勢非以家厚而

禄庳也而直以厭苦世俗不能較聲利於蹄噛之間欲遺其韁勒而馳出乎轍跡之外用是而歸得非為賢乎哉應山之下有田一廛繞廬樹桑足以為衣引泉種稻足以為食霜乾而林可樵水落而魚可餌親戚故老歲時相還往野蔌山肴白酒相對放懷乎烟霞之表亦足以致樂乎連公之歸淮揚士大夫皆嗟嘆其去競為之詩以耀其行況予與連公為鄉里之丈人且嘗同治官於此固所以知公之為賢也而豈獨予與淮揚之士大

夫以為之賢將四方之羣公聞之亦必曰荆楚之間有以賢而歸者安陸之連公也

朝賢送陳職方詩序

康定元年尚書外郎陳君以殿中丞出貳福州於時朝中羣公故人咸作詩以美之陳君家於興化而福為鄰州又親侍太夫人以行故其詩皆樂道其孝養而張以為榮事陳君既之官且侈羣公之有是言也刻之石凡七十二篇今樞密直學士蔡公為之序後二年陳公移

守潮州坐誤用詔書謫官海陵已又丁太夫人憂至和初迺上書自訟始得以職方員外郎佐淮揚幕由康定距於今凡十七年而職未嘗一遷焉因閲前之羣公詩則蛟螭虎躍盡為偉人坐明堂佐天子以鎚鑪天下者十一二腰金魚列玉陛以文章議論者十三四功名姓字明耀光白若披星圖而數二十八宿何其盛哉陳君以謂已雖窮而羣公之奮勵如此是亦足以為已榮者矣則又掇其著者二十篇再斲石刻之其官次悉用其

雋而以新秩高下焉存其本而大其顯也然陳君以十七年間官始例進為郎昔為郡刺史今顧居諸侯幕下齒益高髮蒼然向白矣惟其心豈特分為殪蟄仆朽然不復有望於飛榮者哉當其東歸時羣公既能以詩稱美之今老且齟齬又得不有哀之者邪集高齋之逸韻增黄堂之故事宿承貺授辱命冠篇綴大雅穆如之章慚末學斐然之累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鄖溪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謄録監生臣雷琳

謄録監生臣汪麟

鄖溪集卷十五

宋 鄭獬 撰

記

襄州宜城縣木渠記

木渠襄沔舊記所謂木里溝者也出於中廬之西山擁鄢水走東南四十五里徑宜城之東北而入于沔後漢王寵守南郡復鑿蠻水與之合於是溉田六千餘頃遂無饑歲至曹魏時夷王梅敷弟兄於其地聚民萬餘家

據而食之謂之粗中故當時號粗中為天下膏腴吳將朱然嘗兩提精兵爭其地不得其後渠益廢老農輟耒而不得耕治平二年淝川朱君為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欲再鑿之曰此令事也安敢不力即募民治之凡渠之漸及之家悉出以授功投鍤奮杵呼躍而從之惟恐不及公家無束薪斗粟之費不三月而數百歲已壞之迹俄而復完矣其功蓋起於靈堤之北築巨堰鄣渠而東行蠻𣸣二水循循而並來南貫于長渠東

徹清泥閘附渠之兩溪通舊陂四十九渺然相屬如聯
鑒高畜下泄其所治田與王寵時數相若也餘澤之所
及浸淫中盧南漳二邑之遠異時之耕者窮力而耨之
不得槁苗則得稗穗今見其若然嶷然皆秀而並實也
刈熟之日囷窖之容則委而為露積雖然此猶未足以
見惠也至於歲大旱赤地焚裂而如頳則木渠之田猶
豐年也於是民始知朱君之惠爲深也穫而食之曰此
吾朱令之食我也以其餘發之於他邑亦曰此吾朱令

之食汝也然而朱君之為是邑纔踰歲而去經始之作其美利未盡發如其來者繼緝之則地力可無遺而襄沔之間厭食香稻矣則將委藉而有不及斂者矣則將腐朽而燔燒之矣夫如是木渠之利詎可較邪予既爲之作記且將鑱之於石則又欲條其事附於圖志王寵之下庶乎其後世復有修木渠之利者於此又可考也已朱君名紘字其嘉祐中登進士第

江寧縣思賢堂記

自太祖皇帝得天下命曹冀王以舟師取江南拔其都以爲江寧府當時之富貴繁華隨而磨滅乎荒壟斷塹之間然其左江右山龍虎蟠踞猶有故都之氣象故東南爲會府江南以東諸郡皆屬焉朝廷選用刺史常以宿德老儒俊乂之臣以鎮故其施設條教皆有美蹟以見於時及其既去則遺風餘烈猶灑然在人耳目樵子耕夫里巷之老或能稱道之好事者又圖其像藏之於家濮陽吳仲庶以龍圖閣直學士來莫是邦一之日吏畏

二之日民懷事無鉅細從容辦於尊酒笑談之間遂能於閑暇時搜訪前人為治之遺迹恐其零落而不復傳紆然思以表襮之因得民間所藏畫像自給事中賈公而下凡二十有二人命善工悉圖於翠光亭而易其牓曰思賢堂卬卬如大圭振振如白鷺纓冠束帶渺然有愛君澤民之意登是堂者則必想像乎其為人遂從而知向之治行得失之效以襲以草與時而弛張之則庶乎於此亦可以謀政矣以仲庶之才懿美守金陵固足

以爲良刺史而猶惓惓愛慕昔賢之不已且以告來者茲非樂善之君子哉仲庶嘗爲御史諫官數更藩府朝廷益知其能不久當去此則郡人又將圖其像以綴其次與時來者思仲庶猶今日之思衆賢也無疑熈寧二年三月鄭某記

黃州重建門記

治平二年予佩荊州印浮舟跨長江而南道出于黃往見刺史陳侯入其南門傍扶下支隤然其將顛引鞚疾

驅而後過之予意陳侯甚有才而敏於為政是將緝之矣而不以告也明年春果有書來新作州門幸遺我數十百字以識之奚予之料之必耶葢陳侯之為治有所緩急而後先之必有獲於黄人環境之内皆若家視而人撫之庭下肅然遂至於無事乃始為之檢察内外之隳仆而募工斂財稍繕治之由是壞者徹完者立賓有館燕有亭衆得新廪馬得新廐遂作州門盡易其腐朽而一掃之其隅言言其楹業業赫然甚壯黄人改觀

焉然而作者之意其特以郡邑之尊雄而誇大之耶而以關鑰啓閉之爲嚴固耶是亦有意於爲刺史者耶蓋夫刺史之治其美惡必繇此而出焉坐乎黄堂之上操方尺之紙挾筆而裁之作爲符約以令乎民民莫不環起繳繞而奔走之其出也甚美則黄人欣然相告而喜焉其出也甚惡則黄人怵然相顧而病焉其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於斯以其寓之而出也必有表焉者耳故曰兩觀灾魯侯有不職焉若陳侯者猶有歉然

者邪予知陳侯者也嘗恨其所處未能窮其材如得其大且衆者而治之則固若强弩之發振機未絶而其所當者忽以破壊矣然後以為得意今老於尚書郎而於窮淮之南治一奕棊地其蹂躪民事顧不易為力哉况若門者耶謦欬之餘可以立辨矣春秋之説動於衆者必書新作南門者譏不時也則陳侯之作起於九月霜降之後而訖於十一月大雪之初斯其於時得矣可美不可譏於是為文以遺之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右

司諫知荆南軍府事安陸鄭某記

養生記

茅山隱君子示予以攝生圖并書數軸閲之累日其摩按偃屈熊蹲鳥躍之形與夫鼓漱呼納存思左日右月龍虎之氣及採鍊金石草木雄黄丹砂芝朮之訣莫不備焉考其要歸則本於順天地四時寒燠晦明之節嘿其思慮不妄起居飲食以時無暴喜怒無大哀樂以畜其氣以持其神春夏之時縱衣解髮旦作而步趨以

助乎蕃毓秋冬之時早卧宴起避寒趨温以固守閉藏此雖雜於黄帝書而亦頗與禮之月令者合又其言曰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山川之高深而能亘乎無窮而無仆壊者非夫渾淪之氣寒暑晝夜升降上下有休息而然邪至於鳥獸魚蟲之類處乎陽則動振鳴呼出而走飛暑甚則擇乎深林茂樹之棲涼泉深淵之游處乎陰則或引而潛伏不相孕字以全其真以順天地四時寒燠晦明之節惟其飲啄之適固無有計慮營晝之

撓其心故得終其天年而長肥息焉惟機穽網罟彈射
縶縛之所中害而未甞有以疾病而死者至於馬牛服
役於人爲之羈縶爲之鑿燒爲之鞭叱蹄而涉者無險
易無遠邇一不得有肆焉則天下之馬牛病且死者甞
多焉予以是益知天地四時寒燠晦明之節而信其生
之可攝也然予之泊於世務者繇幼及壯夜誦而晝書
考評古人之是非得失歷世之治亂間爲辭章辨說動
累編簡又爲吏來修辭擻理獄訟校民之利害盜賊甲

兵庫庚粟帛之務日連屬於其懷加之素疎愚醉酒飲食哀哭歌樂之過奔走衝薄風露之苦所以撓其生者萬塗而出故世之好生者兹皆一切棄絶之以謂一蚊蠅之動猶將害其養也乃遠逃於山巖林壑絶迹之境以致其術焉則予安得從事於此書哉雖然予方盡心於子思中庸之説務誠其意以通於物意誠則神定神定則慮精而物可以通也則是書也庶乎其亦有以佐吾浩然之氣者乎若夫按摩鼓漱採鍊金石之術則予

未之逹也既歸其圖與書因録其要者而記其後云

福源觀大殿記

玉仙女真也蓋炎帝時人爲神仙之術能飛錬九丹躡凌雲氣甞居於仙都山山在大海之南高麗之域山有玉仙峯峯有玉仙溪因其所居遂號爲玉仙而洛陽之東南山亦爲玉仙山而溪爲玉仙溪其上有玉仙祠豈爲神靈之别都耶道士陳景顒始作玉仙祠於都城之南前作方池取玉仙溪水而貯之於其東别爲大殿塑

玉仙像及靈官侍衛左右嚴列肅如也都人皆往祠焉嘉祐六年夏予疾甚家人禱踰秋疾良已始謁于祠下與陳君蔭緑藤而坐出書一卷曰此玉仙傳也我方圖爲殿而君適至其遺我以文予諾之其傳不著撰者名氏而蜀道士杜光庭編集之傳又言玉仙武陽人少時欲嫁之不可乃乘舟浮大溟爲風所引至於仙都山黄帝時嘗廵于海上築壇而請見之光庭博於道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出而於予無所考然則玉仙古仙人也莊

生所謂吸風飲露御飛龍遊者耶其威靈福應蓋有感動於世者故世人共祠之而不厭也然陳君初來此獨處于荒莽空野之間無尺柱寸瓦爲之資人笑之以爲張空説必不能有所成就而陳君不悔也丐取收拾凡三十年於是祠成又作真君殿及道院齋館庖房廥畜之室皆具其南闢爲花圃植雜花數千株則向之腐壞汚塹狐鼠之徑俄而爲飛亭曲閣修林翠竹之美觀也都人之來遊者恍然相顧不知物境從何而來者也豈

天地變怪之忽有之邪葢世之人惟見其成而不知陳君經營之勞而持之堅也故有為於世者未必盡為材材者未必能有所立惟其强力能久固執而不懈者乃克有立焉予既有所祈而嘉陳君之用心由是作記以遺之

安州重修學記

慶歷初仁宗皇帝欲以人文陶一世乃下書俾郡邑立學藩守之臣震慄犇走以經以度罔敢不虔督工伐材

斷之削之其聲肱肱繇京師而薄四海于是天下益多學矣而安陸瀕大湖之北去京師才千里而遠當時守臣獨恬安而不立學長老先生抱經而嘆息里巷之童不聞絃誦之聲邦人恥焉於後六年得秘閣校理孫君甫且將作之下隨漢之材匠者執繩以待畚未及程功而孫君去環梁桀棟散而爲衆廩馬廐吏胥之舍不復有遺札矣嘉祐初司農少卿魏君琰慨然圖之乃於州域之南門外東偏作夫子殿及東西二堂八齋室安陸

之民始適然相與環聚而觀之而喜我邦之有學也而猶未覩教育之盛及職方郎中張君先始集諸生鼓篋而升堂講明六經之奥今虞部郎中司馬君旦又絶壕爲梁通朔望廳入于學徹其舊講堂而新之挾以兩廊門之右爲藏書之室其左爲泉穀之府庖厨沐浴皆具焉凡增七十五楹昕鼓作先生登座抗首而談經學者侁侁恂恂相與揖讓乎丈席之間發疑解難虚來而實歸安陸之學于此而大備夫庠序之不修長民者之

過也既修而不能教鄉先生之過也教而不能入學者之過也上焉者有以道之下焉者有以從之日劘月鍊至于有所成就則高才軼足于是轢羣豪而出焉遂而進之天子小用之則小利大用之則大利以其所學措之于事業而施澤乎當世則吾刺史之功豈不博哉其里人也嘗得告南歸謁諸生於學顧不能倡率諸生朝夕從事於其間而猶得爲文託名於巨石之末竊有喜焉葢學之成在仁宗下書之後二十六年歷四刺史乃

克大備其難也如此來者幸無以廢之爲易則吾鄉之學雖與鄖溪夢澤並存可也熙寧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三司續磨勘司題名記

題名舊有記龕於西壁天禧己未歲彭城錢易始爲之自贊善大夫劉式而降訖于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合六十有八人石盡不復録嘉祐壬寅九月安陸鄭某再斵石刻其名氏以補于後

賦

圜丘象天賦

圜丘就陽上憲天體爲韻

案此首從宋文鑑中補入

禮大必簡丘圓自然蓋推尊於上帝遂擬象於高天必在國南燔宏基之高厚用符陽體取大運之周旋王者揆禮之文爲民之唱脩明大禘導迎景貺有祭焉格神于下有祀焉享帝於上謂丘也其形特異我所以貴其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圓我所以法之相尚爾乃旋仲冬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詔王是必肇靈壤以高峙模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倣高穹

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懽然神意交穆然天貺授徧羣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爲之侑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于厚地取類于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稾秸以藉誠有陶匏以薦禮大裘焉以彰其質蒼璧焉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命郊兆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

無以稱其德接至高者丘所以表其虔與地居上如天
轉圜對方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儀之冥運自貴其
全聖人所以明禮大原建邦茂憲兆其成迹符於至健
夫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之至論

勵志賦

慶歷皇祐閒予兩黜於廷下躓而不得收者將十年矣
閒仍苦疾一病更寒暑血氣耗苶顔瘽而髮疎目花翳
然其已衰矣因竊自感悼平居時學古人事業口誦心

記俯讀仰思根其得失存亡之原葢亦勤矣而揆之古人尚有以愧之即遂病已於此則何異一草木螻蟻之偃仆哉得非天之將有警於余乎夫天地變動日月之凌蝕五行之眚沴鳥獸魚蟲之孽皆所以告戒人君而為之恐懼也則布衣之士既窮且病獨不為上天之警與安知吾不得之於桑榆之下哉猶懼其懈也因作賦以自誨曰嗟予之愧於古人兮增翅翅而自惻駑駛景以幾時兮猥憂病之來蝕因倚伏之相轍兮未始根乎

倪極立端以靜俟兮尚有涉岐而中惑力進蹈於往脩兮豈一跌而乃畫孔不容於隘世兮孟見傷於譊國彼皆豪聖兮卒窮老而無得幸予齒之完利兮載以燠而以熙嘗剽名於薦書兮非棄放於當時天既厚予之生兮或以頹而復馳雖葅醢之品兮尚可登宗廟之祠豈生之至然兮靳吾道而獨私前闢一涂兮不可逆窺哲人優處兮隘者厄悲惟伏誦之無忘兮願蚤暮以自思

登山臨水送將歸賦 以題中四字為韻

安定梁天機歸嵩嵐予同汪正夫作此賦以送之

登秋山之翠微澹寒水兮晩煙霏鬱予懷之不開送遊子兮從此歸馬躑躅以顧影風蕭寥而滿衣來已遲兮屢更約去太速兮復相違獨羣峯兮顧予留不如滄波兮與歸塵而並飛嗟子之去兮何所止鷟晉陽兮行故里朝升大行兮短草埋雪暮絶清汾兮白沙浸水堂有親兮髮如鬒入門拜慶兮方宴喜紫穗纍兮葡萄熟

玉乳肥兮酥酪美人間之樂兮無以樂於此方予之失朋兮獨怊悵而傷心又自痛夫艱棘兮淚溢下而沾衣襟駕羸驂兮出郭傷落照兮登臨俯游魚兮戲舊浦仰啼鳥兮安故林玆殊類之不相失撇有慕乎飛沉山將暝兮望欲絶水轉遠兮意踰深惟車轍之印路隱紅塵兮不可尋倚蒼崖兮如待遶寒汀兮獨吟予顧跨白鱗兮俾子之秉丹鳳頻汗漫之修翮兮縱青冥之飛鞚寤不聞於笑言兮寐無求於見夢奚有煩於賦言兮酌別

酒而相送

劒池賦

皇祐初元秋九月予解帆豐城迹寶劒之遺事得故穴焉夫神物靈不能自用也當其幽壤潛伏其氣激烈乃上燭於天是必思有以奮於世者焉遇匪其人眠而見佩雖濯之以紫淵礲之以碣石姦血不濡豈劒之意哉於是晉室晻晻豺狼滿朝老龍弭首蟠于一匣寂寞雄鋩終以飛去烏乎其可悲也予以謂至精神變雖亡而

存疑其尚潛於天地間顧未躍秘而再出爾不然則周鼎不薦於漢廟荆璧不傳於秦璽孰謂斯劒之不伸於浮者哉因賦云弛予棹兮晨泊岸晴沙兮少息歸頹城之遺封揆劒池之故蹟若臼若缶窊然【幽頁】黑靈光邈兮注雄心而增惻昔之老龍蟠伏金背鱗蝕屈不伸角瘢已見骨憤汚壤之久蟄兮氣貫斗以橫趾覬雄斷於當世兮倒乾坤於一麾有微先識奕然肆燭兆精英之軼發策茲地之所屬剖幽植以中闚騈雄鋋而下伏玉浪

無聲從匣涌出虹氣兮見紫天光兮漏碧横西山以載磨兮照澄瀾而動色始期我知兮終泯焉而莫伸匪横而佩兮蓄蒼虬之修鱗遏不當藳街兮梟立朝之大憝進不在兩觀兮血外戚之奸臣掩連環以怊悵兮寄風雨而長鳴彼司馬之奮策刃加頸以猶疑天子青衣兮磨牙髮鬐公蔓其禍兮其將尤誰怒鬣奮兮躍雲濤而去之嗚呼至化揉變邈無遺音儵然而徠曷闚以尋吾謂夫棄於晉去於晉而將復試於今者與

小松賦

北風號空大雪飛注長林高木兮或亦爲之摧仆雖鴻鵠之健飛兮翅粘氷而不度獨寒松蓊然兮鬱蒼崖而自固若周公之排禍亂兮何獨立而不懼又如比干之事紂兮直犯雷霆之震怒若楸梧與梗楠兮媚風煙而自附何今日之梗莽兮窮本心而盡露蓋夫粹美之氣蓄乎此山白玉如肪赤金如丹美璞良礦兮磊砢璀璨於其間合二寶之精剛兮又生此松於山巔故高節之

特立宜殺氣之不可干嘗見美於仲尼謂不凋於歲寒猶稱伯夷與叔齊兮遂與賢人而並傳斵蒼雲以移植兮回隹玩於前軒辭丹林之煙霧兮濯玉井之波瀾茁然翠鬣三尺琅玕若蒼虯之飛來兮戲靈珠而不肯蟠顧得地以託根兮尚繁枝之未大當老霜之搏物兮固勁氣之踰邁雖鳳羽之未成兮蓋已異山雞之文采對秋桂於高蟾友靈桃於碧海竦脩幹以凌雲終孤心之無改